

杨 镰



千古之谜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有一座被考古学家称为“幽灵城”的古文化遗址，多年来时隐时现，寻找并揭开它的秘密，成了近代世界考古学界一大难题。我国考古工作者出于历史责任感，在“四人帮”文化专制的高压下，冲破重重阻挠，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找到了这座古城。

小说刻划了以范辛初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和以谢凌枫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讴歌了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爱情。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真实感。

千 古 之 谜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43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2\frac{1}{2}$ 插页 2

198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80,000

书号 10019·3401

定价 1.55 元

第一章

一辆红旗小汽车钻出似有若无的晨雾，缓缓驶上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狭窄的马路。学校里幽静得好象游客还没有到来的公园。局外人很难相信，九年前——一九六六年夏天——那场邪火最初就是在这儿点燃的。

有个中等身材、大学生模样的青年在湖滨徘徊。他仿佛是在寻找丢在路边的东西，没注意小汽车离他已经很近。这时，有个骑自行车的姑娘，从十三层水塔的右侧冲出来，眼瞅着差点栽进湖里，猛向左一拨车把，自行车撞小汽车前面的保险杠上。汽车忙往外一闪，把青年学生碰倒了。

小汽车“吱”地尖叫一声，整个车体向上一耸，立时停住。

从车中下来一个看上去六十岁上下的老人。他步履矫健地抢上前，扶起那青年学生，一边替他拍打身上的尘土，一边问那脸都吓白了的姑娘：“喂，自行车没出问题吧？”

“还……还好，”姑娘气阻舌结地说，“我、我刚下了夜——班，我是总——总机室的。”

“车没坏？”老人又问了一下，然后做个手势，“回去休息吧，以后要多加小心！”

“来，”老人对司机说，“先送他上医院！”

“主任，那您……”司机迟疑地看看青年学生。

“前面就到了，我自己走几步！”老人扶青年学生向汽车走去。

青年站住了。“不，不用去医院。活动一下就好了。不要紧！”

老人劝了一会儿，青年执意不肯。老人说：“那这样吧，”他拿出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撕下那页，递给青年。“上面是我的工作单位、姓名和电话。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

小汽车轻轻开动了。青年学生打开老人给他的那张纸，纸上写着：“国家历史文物管理委员会。冯远。电话……”

青年学生愣住了。他抚摸着大腿外侧的擦伤，自语道：“哦！是冯远！”冯远是知名人士，七四年重新出来工作，改任历史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以来，报纸上常常报导他的活动。“上周他不是在新疆主持西北文物会吗！星期日一大早来北大找谁呢？——难道……也是去范辛初教授家？”

他急忙用目光寻找那已行驶到湖对岸的红旗小汽车，但车子已经消失在晨雾中。

那辆红旗小汽车向前滑行了好大一截，无声无息地停在范辛初教授家前面的洋槐树丛里。下车的时候，冯远看了看表：现在的确太早，七点还差几分呢！他稍微迟疑了一

下，就稳步跨上台阶。他不是生客，并熟知范辛初的近况。范辛初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文化革命开始前曾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部门担任过负责职务，近十年间一直“靠边站”，备受冷落与贬抑。然而，不论外界怎样处置他，时至今日范辛初始终保持着几十年间养成的习惯，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读书。

星期日清晨冯远突然来访，使范辛初在欣喜中又颇感意外。他们是有几十年交往的老朋友，但是，自从一九六六年初在中宣部一个气氛紧张的会议上见过一面以来，七四年冯远从干校回京曾匆匆一晤，便很久没有什么来往了。

道过冷暖，冯远落了座。范辛初合上正在披读的一份手稿，靠在沙发背上，望着老友健康、红润的面孔，下意识地摸摸自己消瘦的两腮。

看上去，冯远仿佛有些心事。他端起茶杯，吹吹茶叶，慢慢啜了一口，等滚烫的热茶让胃里也烧起来，才抬起头，问：“范老，你这赋闲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尘世沧桑，催人华发呀！”范辛初扬扬花白的眉梢。“快成一具供你们考据的朽骨喽！”

“哪里话！”冯远风趣地说，“鹤发童颜嘛！没问题，咱们活得过那……”冯远摸摸下巴，把话咽了回去。“要不然，我的骨头恐怕只有肥田的分儿啦！”

“实在羡慕你，”范辛初认真地说，“快七十的人了，还能亲自跑到新疆去主持会议、视察古迹。据说在拜城县丛山

中的克孜尔千佛洞，把当地陪同的干部都累垮了。”

“你消息满灵通嘛！”

“这没什么神秘的，我儿子在新疆工作，他刚请探亲假回到北京。”

“哪一个？老二兴彦吗？——嘿，他怎么没去找找我！”冯远放下茶杯说，“五年后，政治气氛要是好一些，我们一起沿丝绸之路作一次考古旅行，怎么样？不要现代化的飞机、汽车，不带秘书、助手，骑骆驼、毛驴。以偿宿愿！”

范辛初失手把茶杯盖碰到地板上。他用左手轻轻捋捋刻满皱纹的前额，站起身，推开窗子。窗外花明柳绿，天气晴爽，款款的小风从湖上吹来，略带着荷叶的清香。“五年……”他自语地说，“我还有没有这五年了呢？壮志难酬啊！”

冯远沉吟了片刻，仿佛在心中掂量着那话的分量。“是缺乏信心吗，范老？”他充满关切地搓着双手，低声说。

他们都沉默了。

范辛初的外甥女郑繁梅轻捷地走进房间，给茶杯里续上开水。

“小梅，还在实习吗？”冯远问。

郑繁梅的母亲抗美援朝的时候牺牲了，父亲是军人，驻防在一个沿海省份，她基本上是在范辛初家长大的。去年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西郊的一所部队医院，不久部队又派她到市第二传染病医院实习。“不，上个月就回部队了。”郑繁梅又说道，“冯伯伯，在我们家吃中饭吧！”

“中饭免了吧。”冯远想想说，“可 我还没吃早饭。现在……”他看看表，“喏，时间还早嘛！”

“哟，我真够糊涂的！”郑繁梅不大好意思地俯首笑笑。“没问问是不是吃过早饭。这就去准备！”

不大一会儿，端来了早饭：豆包、大米稀饭、酱豆腐。

“你瞧，”冯远拿起豆包，“几十年前，身上只有叮当做响的铜板，在小馆里常吃这几样呀。我对老北平的印象，到死也磨灭不了。幽雅的四合院、春天的风沙、实惠可口的小馆！”

“你猜我现在最想吃的是什麼？”范辛初兴致也高多了。“‘老虎大张嘴’！”

“烧饼夹酱肉，四枚铜子儿一个！”冯远叹了口气，“二十年代我住浙江会馆，在北大听课，会馆对门是一家饭铺，那八宝粥，嘿！”

郑繁梅突然笑起来。

“怎么，小梅？”

“没怎么。听你们一说，我想起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里的朱元璋！”

范辛初和冯远相视片刻，也都笑起来。

“小梅，叫司机来吃饭吧！”冯远说。

“叫了，他不来。我端到车里去了。”

“那，也好。免得他拘束。刚才差点儿出了车祸，让他定定神。”

吃完饭，冯远从容地问：“范老，你身体究竟怎么样？”

“你不是看到啦！工作完全没问题，搞研究，搞业务领导，哪样都成。”说到这儿，范辛初停了片刻，话锋一转，“当然，去学种地，去学做工，恐怕太迟喽！”

冯远站起身，在室内走了几步，在宽大的书桌上，随手翻阅着堆放的文稿、书籍。然后，又来到沙发前，重重地坐下来。

“范老，”冯远若有所思地说，“我是专门来搬兵的！”

“搬兵？”范辛初问。

“是啊，搬兵！”冯远郑重地说，“就几个大学有考古专业，这批学生是发展考古事业的骨干。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人家抓得紧，咱们办法不多。可是，你想想看：老的让人家批得迈不动步子，新的不学无术，光学造反，学着用儒法斗争改造史学，要不了多久，咱们恐怕连光杆司令也当不成了。”

范辛初随手摆弄着茶杯的盖子，望着老朋友。冯远身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担子有多么重，范辛初当然是一清二楚的。自从被“挂”了起来以后，快十年了，他范辛初只有发发牢骚、管束管束子女的权利啦。可是冯远则完全不同。

清清喉咙，范辛初说：“我研究了那本样本书《孔丘杀少正卯》和报刊上的时文，很能理解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处境。”

“你是说……”

范辛初刻板地说：“我是说，孔子是为了争学生而牵动了杀机，今天同样在争夺学生。”

“不错，很正确！”冯远赞赏着。他背起手，在室内踱着。“但总还有办法可想。哪怕借助空前浩大的一个运动，也不可能把所有不顺心的人全打入冷宫或刺配沧州，我们还在工作嘛！总理病重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噢，你知道啦！”冯远在范辛初面前停下来。“有这样一个设想：不是提倡开门办学吗？干脆把学生们放到新疆去。正筹备组建一支新疆文物调查队，这样，人员问题也解决了。告诉你一个小道上来的大道消息：才安静了几天的批林批孔的‘英雄’们又在策划一次新攻势，主要从教育部门入手，北大少不了首当其冲。咱们应用一句俗话：惹不起躲得起，把人给拉走。”冯远轻轻地笑笑。“你看怎么样？”

“这，当然好，”范辛初迟疑地说，“不过，据说系里正准备把人拉到工厂去搞儒法斗争故事新编，——瞧，到了七五年，这个题目都长了毛，有了一股子冲鼻子的馊味儿，学校还死攥住不放手呢！据说还给列入了出版计划。”范辛初敲敲茶杯的盖子。“你……能把这盘磨给推转吗？”

“我们毕竟也学聪明了。”冯远满怀信心地说，“这次文物普查，重点是丝绸之路，要调六个大学参加，北大任务是去新疆。对大学来讲，打出的是‘开门办学’、‘以社会为工厂’的旗号。既然开设了专业，总不能不搞考古实习吧！”冯远用加重的语气说，“关键在于具体的组织！”

“这个设想有魄力！”范辛初首肯了。他放下茶杯，欠起身，探究地问，“这么说，是动员我参加这次关于丝绸之路的文物普查？”

“不，不不，”冯远把手放到范辛初肩头。“咱们还有能调动的兵将，没山穷水尽到要把老令公杨业搬到戈壁滩上打前锋的地步。只要你坐镇三关，借重借重你的名声与威望就成了。是这样，想请你给即将参加文物普查的有关人员讲一次课，题目是《西域考古的历史与现状》。以北大为主，但不由它来出面主持。”

“讲课……”范辛初沉吟了一下。“我有二十多年没上过课堂了。再说，”他做了一个含义不明的手势，“不！在目前的政治空气下，我不想讲什么！”

冯远望着范辛初，缓慢有力地说：“这个题目你研究多年，有创见，而且能熔铸中外见解为一炉。需要给青年们开开眼界，激起他们的事业心和进取精神。”他停顿了片刻，又补充说，“我们反复考虑，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

沉默了一会儿，范辛初明白无误地摇摇头。

冯远解开外衣的扣子，取出一支香烟，在茶几上踱了踱，又调个头塞进嘴里。扎扎实实地吸了两口烟，他说：“这次召开西北文物会议，原拟把会址安排在西安，是我临时改在乌鲁木齐的。会后，我们到各处的古迹去看了看，深感工作太落后，问题太多！”

“哦……”范辛初有些摸不着头脑地看看冯远。

“这次让我给新疆的历史考古工作者和大学师生作报告，我上了讲台就问：知道英苏古城——‘幽灵城’情况的，哪怕只听说这个名字的请举手！两百多人只有九个半人举起了手——有一个举起来又急忙放下了。”说到这儿，冯远

捻灭了纸烟，站起身在室内踱着。

“英苏古城……”听冯远提到这个名字，范辛初把茶杯送到嘴边，但没喝，又慢慢放到茶几上。

“……本来还想在新疆多住些天，临时又安排我回北京接待外宾。那是一个著名的友好人士。他是为写一部关于‘荒漠幽灵’——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神秘的英苏古城——的著作，来中国收集材料的。但是……”冯远愤然地挥了一下胳膊。“英苏古城是世界性的考古大难题，号称‘千古之谜’，关于它的研究，我们已经停顿了很多年。外宾要求交换资料，他一下就赠送给文管会关于丝绸之路和英苏古城的外文著作一百七十多种，有英文、德文、法文、日文、俄文，都是六、七十年代的出版物；我们拿来回敬的，只有十几种小册子，里面尽些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外宾把它们翻了翻，说我们保守，当时我真恨不得有条地缝好钻进去。人家说：‘这就是你们最近十来年的全部研究成果？中国有许多国际知名的大学者，他们的新著呢？我的国家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真羡慕中国公民！’他掂掂那几本小册子，推到一边，又对我说，亓谦斋先生是研究新疆古语言的权威，这里面怎么没有他的著作？范辛初教授从三十年代就在探索古楼兰国失踪之谜，就以证实关于英苏古城——‘幽灵城’的史料可靠无误，蜚声世界史学界，我的第一部丝绸之路学专著就曾写上这样的题辞：‘献给我从未谋面的老师范辛初教授’我要读他写的书，我要听听他的最新见解！”冯远越说越快，越说情绪越激动。

“嘭”地一声，范辛初把手中的茶杯重重一蹶，猛然站起身，停顿了片刻，又坐下来。他干涩的眼眶湿润了，前额都发红了。

“七四年，我重新工作后第一次出席国宴，”冯远换了和缓的语气，继续说，“一位外国使节当着董必武同志的面给了我一个难堪：他提出，他的国家希望能和中国一起组织考察队，到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寻找英苏古城，由他们提供全部的设备和经费。”冯远不停地在范辛初兼作卧室的书房里来回踱着，走了好大一会，他站在范辛初面前。“范老，难道你甘愿这样下去？难道……”他沉吟了一下，提高嗓音，“难道你真的没有什么急于向青年们讲讲的东西吗？”

“当然有！”范辛初清清喉咙，说，“我们为历史科学愿意献出终生，而现在提倡的是：学上一点名词术语，抓住儒法斗争这个纲，随时把准备好的脸谱往历史人物脸上一挂，就万事大吉！必须及时告诉青年们：历史不是万花筒，不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更不是一个随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文艺领域有多少道理和根据，那是文学家们的事，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应用‘三突出’原则，分析历史现象不是三级跳远，不是撑杆跳高！”

“是啊，”冯远坐下来。“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几乎半个世纪了，我们渴望建立全新的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进而结构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大厦。但是，我们的努力让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淹没了。可我从没放弃过这个宏志大愿！这一次，”说到这儿，冯远不禁黯然神伤。“说不定

是最后的机会了，范老！”

“这次文物普查包括塔克拉玛干北部英苏河流域吗？”

“当然啦，我们要把再次寻找英苏古城列为重点。”冯远恳切地说，“你知道，组织这次考察有多么难呐！我不想向你叫苦，但盼望得到你的支持。”

“我考虑一下，先看看材料，”范辛初颇为所动地思索了片刻，说，“三天后再具体商量。”

“行！”冯远知道范辛初已经接受了邀请。“需要我给你提供什么协助吗？”

“这个，也等三天后再说。”

“附带提一下：最新一期《文物与考古》杂志读了吗？我看到它就摆在你的书桌上。”冯远拿过杂志。“对这篇《探索西域文明的渊源》有什么看法？”

“这是一篇好文章，尤其难得的是，国内有近三十年没人提及英苏河畔那个‘幽灵城’，而这篇文章却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总的看，论点还稚弱，论证也不够充分。”

“难得之处还在于作者的身分！作者谢凌枫是北大考古专业二年级的工农兵学员！”

“这我知道。老实说，要是专家、教授写了这类纯学术文章，编辑部还没胆量采用呢！这有多微妙呀！”范辛初望着冯远说，“我约了那位作者来谈谈，就在今天下午。”

“哦！”

“除了别的许多理由，还有一点是：我想认识认识工农兵学员。——当然，他不一定来……”

“是啊，”冯远也感慨地说，“人家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对立面！”

庭院里花草繁盛，大树参天。范辛初送冯远走出房间。
“家里其他的人呢？怎么没见到老嫂子？”冯远随口问。

“她和我女儿进城了。”

冯远望望院内幽雅的景致，听着树梢小鸟的啁啾，说：
“我好象不该来打扰你平静的生活！”

“我可是不想就这样平静地睡进棺材！”范辛初认真地说，“三天后再联系吧！”

中午，郑繁梅走进舅舅的房间。

范辛初正伏在宽大的书桌前查阅资料，从脚步声中分辨出是谁来了，没抬头，问：“怎么才回来，小梅？”

“还不是因为哥哥！把海淀镇的商店转遍了，他一样东西没买。见卖水果的柜台人扎堆儿，他就挤上去，冲售货员说：‘给来一公斤红香蕉！’人家愣了半天神，问他：‘一公斤是三斤还是两斤来着？’‘反正一米是三尺，一公斤……我们那儿都论公斤呐！’来到新华书店，他把每本书都要过来看看，看看就甩下，再要别的。卖书的小伙子给了他一句：‘干什么呢，你狗熊掰棒子呀！’嘿，好象他是在月亮上住了三十年才回来！真不知道他在新疆是怎么过的！”

范辛初笑了。他推开书籍，说：“夸大其词吧！”

“还有更绝的。”郑繁梅继续说，“在街上碰到一个同学，两人立刻到冷饮店坐下聊开了，不大的工夫一共喝了九瓶

汽水。尽管一见面我就向那同学作了自我介绍——省得误会，可他的同学还是一会叫我刘萍，一会叫我小芳。只见他们眉飞色舞地从‘量子力学’扯到‘黑洞’、‘红移’、‘宇宙膨胀’，从罗布泊扯到比基尼岛试验场。叫我足足出了三身透汗！还大谈时事，吓得我提心吊胆，生怕回家带上一条尾巴，一个劲儿后悔不该穿军装。”

“小彦怎么没回来？”

“谈得太投机了呗！那同学非要在海顺居请他一顿。我说你在家没人照顾就没跟他们去。”

“有什么新闻？‘老虎洞’还那么窄吗？门诊部的大楼盖起来没有？”范辛初亲手给郑繁梅沏了一杯茶。“我不想听牢骚。牢骚是没工作的老人的通病！”

“舅舅，”郑繁梅噙着说道。“那什么是青年人的通病？”

“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呀！瞧，给你爸爸写封信都有不少错别字！”

郑繁梅接过信稿。“哟，你看得真仔细，错别字还给改了。其实我是……”

正说着，范辛初的儿子范兴彦走进来。

“哥哥！”郑繁梅吃惊地叫了一声，“你不是到饭馆去了吗？”

“妈妈、小妹都不在家，我怕你一个人瞎忙乎，所以……”

“那你先去把水做上，把早晨的碗洗了。去呀！”

“你们的谈话不让别人听？”

“那当然啦！我正向舅舅告你的状呢！”

“什么事让你那么惊奇？啊！”他也看到了郑繁梅的那封家信。“你算不错了，没把‘大娘’写成‘大狼’，‘上调’写成‘上吊’。说到改错别字，我想起一件事。爸爸，记得小妹上中学的那个班主任吗？”

“怎么不记得！是个胖胖的语文老师，来过好几次嘛！”

“刚才在路上见到她，她让问你好！文化革命，同学给她贴大字报，把她骂得狗血喷头，她还一本正经地拿上红笔，凑着大字报去改学生的错别字，改到天黑，打上手电改，一份不落，真把学生弄个哭笑不得。”范兴彦拿起郑繁梅的茶喝了一口。“不但改错字，还给大字报纠正病句，写批语，什么‘击中要害，论证周密’，‘文理欠通’。结果呢？差点被学生整死！”

范辛初深有感触地叹了一口气，说：“这叫‘三娘教子’、‘子教三娘’！”

“她长得又胖又壮，有一百七十斤，”范兴彦继续说，“她原来的一位得意门生在大字报里说，她‘挪动着象压路机一样的身躯’，她给人家密密地加了圈点，批道：比喻形象、新颖，‘挪动’二字尤佳！”说到这儿，范兴彦全然没有笑意。

郑繁梅笑出了眼泪。“哟，小妹怎么从没说过。今天她从城里回来得问问她！”

“唉，当老师有多难呐！”范兴彦说。“爸爸，你在查什么材料，我来帮你吧！”

“你倒是兴趣挺广泛。自己专业是放射性地质学，搞工

科的，却对新疆的历史、地理那么热心。”

“我是在新疆生活、工作呀！”范兴彦打断表妹的话。

“我看还是受了舅舅的影响。刚才在冷饮店听你和那位同学大谈什么女人裹小脚、梳辫子的历史，我真想转身就走！好在马克思喜欢‘人所具有的，我皆具有’这句格言……”

“这句格言的真正含义是：作为一个人所具备的特点，我当然也具备，七情六欲，莫不如此。换句话说就是：我也是人！而不是提倡人家会的就一定会！”

“应该这样理解？”郑繁梅看看范兴彦，又看看范辛初，范辛初心事重重地点头。

他们三人草草地吃了中饭。

回到书房，郑繁梅为表哥和舅舅各沏上一杯浓茶。“舅舅，你说下午要约个人来谈谈，到底约的是谁呀？”

“喏，就是他。”范辛初把最新一期的《文物与考古》杂志递给郑繁梅。“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郑繁梅不经心地向杂志扫了一眼，猛然一震。杂志上印得清清楚楚：《探索西域文明的渊源》，作者谢凌枫。

谢凌枫！多么熟悉的名字啊！难道说，真的会是他？郑繁梅捧着那本《文物与考古》杂志，深深地陷在沙发里，也深深地陷在回忆与思索中。

……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的后院。在核桃树浓荫覆盖下，有个身穿蓝条睡衣的消瘦青年背靠树干，苦思冥想，仿佛在解着人生的无解的习题。实习的军医望着他，目光中